

头条诗人·父子篇

虞姬：汴河边的虞美人

从虞姬沟到虞姬庙，这条路我走了四十年。乡贤杨鹤高把《史记》里那几行字写活了——写出了那个敢爱敢恨的女子。

人人都晓得霸王别姬的故事，却少有人知道，那个拔剑的女子，她有另一个名字，叫虞美人。生在汴阳颜集的一条水沟旁。

霸王不肯过江东，她不动卷土重来。她知道有些仗打不赢，有些气节丢不得。她拔剑的弧光，比霸王的枪更亮。

我去灵璧、乌江，听了一出《霸王别姬》。汴阳的小大姐们遇事拿不定主意，有人就说：想想虞姬吧，不是想她那一剑，是想她提剑时的安静眼神。

沈括：汴河旁的水尺

二十三岁，你从钱塘走到汴阳。汴河雨季泛滥，早了裂龟背，捏着泥沙，你懂水的脾气、地的暗码。

我不纠结于乌台诗案，苛求不得。镇江梦溪园我去过，南京随园也去过。从汴河淤泥到汴河闸门，从浑仪到活字印刷，你的标尺刻度里，藏着中国科学的草图。这就足也。

袁枚：紫藤树下的青衫

汴水流了三百年，还记得那身青衫。你来那年，水旱蝗瘟搅在一起。百姓啃榆树皮，你开仓放粮。粮仓空了，就把自家俸禄送进去。你挽起袖子扛铁锹，带百姓修堤。写骈文的手，泡在淤泥里也不皱一下。汴阳人记住你，不因你写了多少文章。

是你把糠换成了米。离任那天，百姓跪了一路。你挥挥袖子：莫送莫送。你手植的紫藤，还缠在老县衙墙角。孟夏一来，满架碎花抖落治县的良方。我带家人去过几次，紫藤架下站一站。三百年了，长开不败。

吴印咸：黄土高坡的光圈

青年时从汴阳出走，揣着银圆买的旧相机。你蹲在承晖门下拍赶集的乡亲。你发现，镜头有时会比枪炮更有力量。

后来到延安。窑洞里没有暗房。你用被子蒙头，煤油灯洗照片。洗出来的是——毛主席在晨光里抽烟。朱老总和田埂上聊天。白求恩额头上的汗珠，像汴河的露水。你用光圈把一个时代框进取景器。

我在军营也学过摄影，暗房里红灯照着。上过《解放军报》《人民前线》头条。如今每天九宫格发花木图片——拍魂更难。

吴苓生：北方的火柴

颜集私塾里先生教你写“仁”。你却学会了烧毁那个旧世界。你是宿迁第一位共产党员。在莫斯科冬夜点燃信仰。口袋里装着的不是家书，是一盒随时划燃的火柴。在哈尔滨让铁路有了温度。在山东让火光照亮民众眼睛。1931年4月5日，济南纬八路刑场。你和邓恩铭一起走向黑暗。22个人，22根火柴，在同一个早晨划燃。如今你的雕像立在烈士陵园。那根火柴，还在亮着。

我的先贤同乡（六首）

○麦 梁（南京）

宋长荣：水袖挥出的舞台

你在汴阳学艺时，戏班子穷得连锣都敲不响。学了《红娘》，心里就有了千斤鼎。你演了大半辈子红娘，把台词揉进汴阳口音里。

隋唐大运河：等待传唱成诗

通济渠，隋唐大运河的笔名。游子心被明月包裹，寄向天外。沉静的河，承载粮食与瓷器。以及诗人推敲过的厚重词句。

白乐天在符离集的二十二年，凝成“野火烧不尽”的笔触。那时，窗外便流淌着这条河。寂寥的天空，明灭多少孤灯。失意者的喟叹，何以留其名。草野上一声低吟，回荡至今。

遥望古航道——一直在枯涸，尚可濯足。狭窄处，小舟侧身而过。如今的人们，擅长换算。他们说：时速半米每秒的船，运量相当于一千辆重卡。

潜入水底，或许寻得一片碎瓷。那是公元822年寄出的讯息。等待拆封，等待传唱成诗。

淮河：站在南北分界线上

汉有东西，宋有南北。站在分界线上，是需要勇气的事。橘子从身上越过，则变为枳。是河之过？是人过之？

生在淮河地带的人们，他们的骨矗立在北。他们的血流淌向南。曾见过黄河。

成了苏北女子托付的化身，替她们把不敢说的话说得干干净净。

这世上最难的，不是演英雄，是演一个红娘。一辈子穿针引线，把粉墨人生缝成了真。

河流的叙事方式（组诗）

○浅 蓝（南京）

七百年如胶似漆，将河道堵了。将世道弄浑了。

奔涌的水找不到入海口，于是借道长江。蓄满洪泽后，涌入一片汪洋。于是有人唱：江淮咫尺分南北，至今未绝。

河流的叙事方式

河流，应当以河的姿态奔腾。冲淡一切叙事轨迹。这是理所当然的，困难的事。真正的故事是流淌出来的。平原上的平铺直叙，是千年丰饶的秘诀。

从村子中央穿过，或者绕开一棵树。是不需要理由的。从来如此流淌，从来如此讲述。

南来北往，东奔西走。无非是随波漂流。从支流到主干，这是河流的叙事方式。

睢水：遗忘是一件寻常事

睢水，地图上的一条蓝线。同显微镜下的毛细血管一般粗。只有放大，再放大。

作者简介：麦梁，本名梁志刚，男，1973年生，现居南京，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、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。诗歌作品见于《人民前线》《星星》《延河》《诗潮》《青春》《扬子江诗刊》《中华诗词》等。

才能知道皮肤下奔涌着什么。它流淌太久了，甚至忘了疲惫。

两千年前，宋国故都的遗址。而后，兔园雪景，枚乘在此写赋。如今，笔下下一处浅浅标记。记叙的，仅是支离的片段。

遗忘是一件寻常事。每时每刻都在发生。以不同的方式。

汴水：未完待续

《水经注》第二百六十六页。酈道元写到这里，笔停了很久。只因汴水的支流太多。完美主义者的未完待续。

杞梁妻哭了七天。将莒国的城墙哭崩。哭声竟被谱成琴曲。乐莫莫兮新相知。悲莫悲兮生别离。关于伤痛的表达，需要近乎冷酷的形式。

远处老农在放羊，大多时候，他们低着头，有时抬头，只咩一声，便继续吃草。

作者简介：梁一，笔名浅蓝。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。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、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、江苏省青少年书画协会会员。纯文学作品见于《延河》《星星》《雨花》《诗潮》《扬子江诗刊》《安徽文学》《厦门文学》《中华诗词》《星星》等。

蝉 衣

○高越（南京）

披上一层月光，弄清自己的影子。拂去千年尘埃。

摸透风的烦恼，举起酒杯。敬过往三杯。

在与明月同住的日子里，饮下俗世的苦痛。在爱与不爱间，展开新天地。

起风了

○张恩睿（宿迁）

困在城市的高处，难得听见。窗外的梧桐叶，正把风声。

带回童年。那沙沙声，是从父亲草帽边逃走的。从老屋半上翘的瓦片漏下的。从小庙前的河水里。被月亮洗过。

那时夜色如水，星星落满河面。赤脚踩过溪底，鹅卵石硌得脚心发烫。麦秸燃起的烟，缠着蚊虫。虫鸣淹过院墙，翻越山梁。

此刻，空调外机的嗡鸣，像钝刀子，一点点刮着窗上的旧月亮。为何不让车轮也陷进这，软软夜色。

让虫声再大些——大到能盖过楼下的喇叭声。好让梦里的孩子，翻个身，还能打捞满河的闪亮。

故乡书

○胡正良（南京）

——见过拆掉的站牌、大钟、枕木……

见了已道过永别的事物。

故乡不是一个地方。是一段再也不能回去的时间。你把脚踩在原来的土地上。踩到的，却是别人的生活。你把目光投向童年的那片天空。看到的，却是陌生的云。

许多年后我才明白，那需要奔赴的，不是地理上的点，而是时间中的一个折痕——母亲站在村口的姿势。父亲在老屋前打磨一把锄头的手。这些画面，被折叠进某个黄昏，再也无法完全展开。

——老屋的墙上，又出现了新的裂纹。要把多少小蟋蟀，打造成钉子，才能修好那些旧门窗。

祖父喘得厉害，西墙下他的棺木，刚刚刷上第二遍漆。那年，苦李子花开成了雪。我蹲在院子里，看一只蚂蚁拖着一粒米，走了很远的路。

祖父喘得厉害，西墙下他的棺木，刚刚刷上第二遍漆。那年，苦李子花开成了雪。我蹲在院子里，看一只蚂蚁拖着一粒米，走了很远的路。

故乡是这样一种存在。你以为你在外面，它却在里面长着。像一棵树的根，深深扎进你所有关于家的想象里。

——那些尽是老人的村庄，像一本旧了的佛经。只能从消散的晚霞中，汲取呼吸。少年在雪中长大，春天，他们进城打工，饮酒最后，不知所终。

讲古的人守着炉火，他的故事一半来自师傅，另一半来自噩梦——每到冬天，他就会变成一个死者。唯有炉火，能把他重新拉回尘世。故乡在消逝，像一条河。上游的水越来越少，下游的人越漂越远。只有月亮，还在每个夜晚，照着那些空了的老房子。

——我曾见过满江的风信子，怒放大量的故事。正从拥有它的书中逃离。我曾到过一座旧车站。

——见过拆掉的站牌、大钟、枕木……

见了已道过永别的事物。

故乡不是一个地方。是一段再也不能回去的时间。你把脚踩在原来的土地上。踩到的，却是别人的生活。你把目光投向童年的那片天空。看到的，却是陌生的云。

只有记忆在坚持。像废墟上最后一盏灯，照亮那些已经不存在的路。

——五。风吹着故乡的屋顶，吹着那些等着什么的人。风吹过仇人心中的刀子，也吹过情人的旧衣服。

今夜无语，吃酒三杯。勿打搅乌鸦。水西门外的守夜者，内心埋下丝绸七匹。

故乡从不回答你的问题。它只是在那里，像一块石头，沉在时间的河底。你捞起它，它湿漉漉的，带着河水的凉意，和淤泥的气息。

这就是故乡——你带着它走遍天涯，它却始终在原来的地方。等一个永远不会回去的人。

——六。夕阳落在村口的槐树上，像一层薄薄的金箔。长久的沉默，使它变得迟缓。只在暮色渐浓时，才遽然醒来。我想起那个午后，奶奶在灶台前烧火，锅里的红薯咕嘟咕嘟地响。我说：奶奶，我要走了。她没有回头。只是说：带上几个路上吃。

红薯烫手，烫了一路。到了城里，凉了。我咬了一口，还是甜的。故乡的甜，是机器轧不出来的糖。它在日子里，在那些被我们遗忘的清晨和黄昏里。像一株甘蔗，傍着去年的遍地刀痕，又长了出来。

作者简介：胡正良，江苏徐州人，硕士研究生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，知名书法美术评论家，康德哲学研究学者，研究员。

诗歌部落

山野散修（外一首）

○李 硕（安徽）

山风婉转，祖辈的跫音悠扬。那些黄土泥巴地里，凝结出的，是一粒粒规则的汗珠。小麦今年长势喜人。祖父留下的太阳，灼烧着我的血脉。桃树，杏树，李子树，每一株都有专属自己的称谓。

这片宽厚哦，慈爱的土地。每当我梦呓在你的摇篮，耳畔依稀可以听见，你在轻轻呼唤我的乳名。

田间修炼

坐在田垄，像坐在祖父的脖颈。感受，泥土里散发的阵阵余温。芭茅草的根部，藏着儿时馋嘴的蜜。老水牛还在记忆里耕耘。满田的禾苗都郁郁葱葱。

布谷鸟的啼鸣，蓬蒿的酸甜，混合着一段呼喊扶犁人的梦。晚风悠悠，耳畔

渐次响起亲切的蛙鸣，虫吟稻田，又一次盛满倾泻而下的月光。

作者简介：李硕，2004年生，安徽安庆人，安庆市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，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。作品散见《人民日报》《诗刊》《诗歌月刊》等国内外数百家报刊。

父亲的肩（外一首）

○赵祖杰（南京）

父亲的肩很宽，宽成我家半亩会呼吸的水田。白天淌出阳光，炼的碎金。夜晚荡漾着月光，搓亮的一根根银线。

父亲的肩很软，软成一块破旧的棉垫。快乐地上下颠簸，托举着含苞的花骨朵。蹦出童话里的春天。

父亲的肩很窄，窄得只容下一根扁担。把无数被太阳晒烫的名词，驮到饥肠辘辘的家园。最后一把老骨头，也被这根扁担驮进黄土里面。

繁衍出一簇簇野花，风中扬起头，数着村庄的炊烟。

夏 莲

你把银河漏下的星子，和打盹的月影，掖进叶片的褶皱里。再闭上眼睛，和黑夜一起沉沉睡去。

当鸟的尖喙，衔来半粒晨曦。把叶盘的脸庞，轻轻啄亮。你开始练习，绿色的水下深呼吸。

风从莲叶滚落，砸醒了梦里的涟漪。你用云朵揉成的泡沫，蘸上花香，把上半身的绿衣，一遍遍濯洗。在掌心捧出一串串，燃烧的阳光金粒。

作者简介：赵祖杰，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，南京市诗词协会会员，江北新区浦口作家协会会员，江北新区浦口诗词楹联家协会理事。

致我的父亲

相册泛黄，定格旧时模样。您解放前的大学生，眉目清朗，温文俊朗。

旧报刊留存下笔墨篇章，一字一句，尽藏年少风华与满腹才长。

记忆翻到往后寻常岁月，半生奔波，肩头扛尽世间风霜。万般苦楚，悉数敛于沉默，从不与人讲。胸中诗书，尽数化作对儿女的教养。

一身聪慧，揉进朝暮三餐的烟火日常。您以通透睿智，拨开我们年少迷茫。以踏实行动，点亮懵懂目光。稳稳托举我们尚未丰满的翅膀，任我们奔赴远方。您从不说生活的苦，亦无慷慨激昂的豪言壮语。一生温润自持，无声耕耘。于点滴朝夕，一笔一画，写尽最深绵长的父爱！

作者简介：张丽丽，扬州市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华诗词学会会员、江苏省诗词协会会员、扬州市诗词学会会员、邢江诗词协会会员。多篇诗作在刊物上发表。

夏天，我要快递一枝荷花（外二首）

○吴振文（安徽）

故乡的小河边，掬一抔清水洗脸。便洗走了我的童年。

一群鱼儿在甜甜的荷叶间，绕着阴凉，自由自在地转圈。

忽然摆尾惊起，溅起水花一片。仿佛儿时的玩伴，无拘无束嬉戏岸边。

雨丝缠上春风，把天空揉成一片灰蒙。刚晾干的心事，又被打湿。沉甸甸悬在半空。

都说人间最美四月天，谷雨过后寒无踪。

春雨却将日子泡成闲愁。

白鹭亭亭，宛如升腾的荷花。风撩过花叶，留下声响浅淡。漏射的阳光，被青绿碧荷覆盖。

这一刻，我多想折一张荷叶作包裹，捎上一枝清香的荷花。连同整个清凉盛夏的思念，快递到你的身边。

一片春愁细细添

相思也跟着暗涌，最恼那阵北风，顽童般扒开雨幕的隙缝。

吹得柳枝染上了新绿，催得桃树开满了嫣红。

风缓缓，雨纤纤。风吹雨洗，无酒酌。独在他乡，拧干一身倦怠，任一片春愁细细添。

桃树最美丽的眼泪

牵牛花悄悄攀爬，粗矮的桃枝，轻抚果实被采尽后，满树声声孤寂。

细碎的花，是献给桃树无声的礼仪。澄澈的蓝，是赋予桃树灵魂的赞礼。

凝结的桃胶，泛着琥珀与金黄。那是桃树流下的，新一轮赠礼。

作者简介：吴振文，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，有多篇（首）散文、诗歌、小说、报告文学被《散文》《随笔》等刊物刊登。

最美丽的眼泪，人们不忍采撷。桃胶，这美丽的晶莹。

那是她沉寂之后，又一次倾泻，世间的滋养。

那是她生生不息的生命，奉献给人世间的，新一轮赠礼。